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廿三

廿三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門人

王興丘紹休重閱

游萬仞鄭紹傳校正

陳韶鳳命梓

西漢

高祖皇帝

姓劉名邦以布衣起兵五年載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元年

乙未

五年

己亥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





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林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若留侯者。豈不智哉。厥後蕭何逮獄。黥布罹刑。彭越。矧醢。韓信夷族。乃知留侯之飄然遠去者。蓋明於天之道矣。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壹。老子所謂



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六年庚子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十一年乙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十二年

丙午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林子曰。漢高不事詩書。而過魯祀孔子。豈情也哉。寵幸戚夫人。屢欲易太子。一時功臣。戮沒殆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恐非孔子之道也。

上欲易太子。吕后使建成侯吕澤。劫張良

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

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吕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

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

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

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

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

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有間矣。

孝惠皇帝

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

附高皇后

姓呂名雉臨朝八年

元年

丁未

四年

庚戌

除挾書律。

太宗孝文皇帝

名桓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

壬戌

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

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

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十六年丁丑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詔以是年爲元年。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孝景皇帝

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元年

乙酉

三年丁亥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

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常設后，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書於伏生。伏生名勝。



故爲秦博士。時求能治尚書者，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元年

辛丑年，號始於此。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讀。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旣畢，乃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國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旣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林子曰。武帝好儒而溺於文辭。慕道而惑。



於幻妄。若興師致討。以拓地於外夷者。乃其好大喜功之真心也。

二年。薨。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上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平原

人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



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

林子曰。文中子謂東方朔人隱也。豈非其詭迹混俗。不求別於人耶。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不日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罷歸。

五年。乙巳。始置五經博士。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上



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鑠慝。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元朔二年甲寅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元狩四年壬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



文成將軍而隱之。

元鼎二年丙寅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

丈以銅爲之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

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

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

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四年戊辰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

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悅拜爲五利將

軍尚公主。貴振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

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

要斬。

林子曰。武帝惑於神僊。至以方士尚公主。

悖之甚矣。且好大喜功之心。與清淨無爲

之學。豈不大相遼哉。

六年庚午以倪寬爲左內史。寬治尚書。受業孔

安國。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

誦讀。初爲掌故。次補廷尉。先上語經學。上說。



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時議欲封太山。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倪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辛未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

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跡甚大。羣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群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旣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乃止。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



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林子曰。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余嘗謂皆  
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  
內。便有僊人在焉。其曰靜處以須之。而武  
帝猶未悟也。噫。

德和二年庚寅以孔安國爲博士。諫議大夫。安  
國孔子十一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以  
文章政事名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  
得所藏古文尚書。計斗文字。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  
既畢。會朝有巫蠱事。不復以聞。

四年壬辰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  
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  
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  
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  
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  
群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  
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林子曰。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僊。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有三年。

始元元年乙未

孝宣皇帝

名詢。武帝之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戊申

二年。配詔立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奢泰無度。

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神爵元年

庚申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

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



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

甘露三年庚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

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

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林子曰。宣帝不用儒生。乃今稱制臨決焉。

者。何歟。大抵漢儒之陋。失在於記誦辭章。

訓詁讐駁矣。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元年癸酉

孝成皇帝名騫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己丑

河平三年乙未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

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向詩書古文。乃因

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

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

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



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孝哀皇帝

名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

建平元年

乙卯

孝平皇帝

名衍元帝庶孫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

辛酉

二年壬戌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林子曰。世傳梅福僊去。然乎。不然乎。豈詩所稱明哲保身。梅福之謂與。

三年

癸亥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林子曰。余覽神僊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爲重如此。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孺子嬰

名嬰宣帝玄孫在位三年



附王莽

莽孝元后之姪也。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偽一十八年。

居攝元年

丙寅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博覽無所不通。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得君平之道為多。

蜀人楊雄。少而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為待詔。歲餘。除為郎。給事黃門。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之。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歆與甄豐皆為上



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莽復召爲大夫。

林子曰。伊川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明道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若夫善惡混之說。則其謬也。滋甚矣。

淮陽王

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莽未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

更始元年

癸未



東漢

光武皇帝

名秀景帝七世孫  
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

乙酉

嚴光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玄纁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灘。

二十八年壬子以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



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林子曰。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以內重之。君子視之。蓋蔑如也。而輜車乘馬。遂有矜色。則桓榮之所養可知矣。

中元元年。丙辰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林子曰。決定嫌疑。不謀之乃心。謀之卿士庶人乎。顧乃信用讖文。斯亦惑矣。

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之子  
在位十有八年

永平元年。戊午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林子曰。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豈曰能知孔子之道。後遣使天



竺得梵書真像以歸。亦豈曰能明釋迦之旨哉。

三年<sup>庚申</sup>四月八日。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園。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教。囑朕取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真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勅騰蘭於鴻臚寺。翻譯四十二章經。仍造伽藍一所。以白馬爲額。此中國造寺之始也。

林子曰。昔劉向撰列僊傳序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神僊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見於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往往見有佛書。以二書而觀之。則二氏之學。安有不同。而釋典之來。亦非自漢明帝始也。然明帝徒知求佛於外。而不知求佛於心。徒知誦佛之經。而不知了佛之性。世謂明帝好佛。豈其然哉。



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言。大抵以虛無爲宗。貴  
慈悲不殺。爲其人死。精神不散。隨復變形。生  
時所爲善惡。皆有報應。以勸誘世俗。精於其  
道者。號曰沙門。

林子曰。騰蘭二僧此言。已失釋氏之旨矣。  
或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  
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  
若報應之說。果足以勸誘世俗。革其邪念。  
而興其善心。以贊夫賞罰之所不及也。豈  
不美哉。

佛法入東土。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竟逆謀  
自殺。

林子曰。王莽受禮經師陳參。而終於篡盜。  
楚王英事浮屠爲最先。而卒以謀逆。豈儒  
佛之道非耶。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  
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  
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



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拔書佐袁安。時人以崇  
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  
天下最。

十四年辛未令所司造寺十所。七寺住僧。三寺  
住尼。有願出家者。勅騰蘭二僧爲之剃髮。此  
中國爲僧爲尼之始也。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  
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  
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

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  
之教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爲是也。若  
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爲道。而明日叛  
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  
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或曰。今之和尚。不  
祝髮歟。林子曰。古之祝髮。以謀道也。今之  
祝髮。非謀道也。要之以教下根。下器之人。  
而大根大器。亦不以此爲重矣。故曰。凡屬  
有相。都歸幻妄。若必祝髮。是著相也。是幻



妄也。

孝章皇帝

名烜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建初元年

丙子

元和二年乙酉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天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元元年

己丑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而神靈七歲讀道德二篇即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諱之說皆極其妙帝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車駟徵為太傅加封冀縣侯三詔不受語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歲豈能長存惟清心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為後人傳其得道白日飛昇以諸品秘錄斬邪二劍玉冊玉



印。授其長子衡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置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也。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形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者。神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而白日飛昇。豈非神歟。黃帝之僊去。唐堯之殂落。皆此義也。或問九鼎神丹之義。林子曰。鼎。鑒之身也。九。陽數也。曰九鼎者。謂身中之得陽也。心屬火而色丹。曰神丹者。謂心之神明不測也。若世俗所傳丹鼎之事。以余之智。實不足以及此。然縱有之。亦非馳騁於名利之府。恣睢於百欲之場者。之所能為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之子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

丙午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之孫在位十有九年

永初元年

丁未



延光元年壬戌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  
 閔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  
 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  
 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  
 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見袁閔  
 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  
 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  
 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  
 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  
 久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  
 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太原郭泰  
 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  
 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  
 雖清而易浥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  
 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之子  
在位十有九年

永建元年

丙寅



四年<sup>己未</sup>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嘉元年

乙酉

孝質皇帝

名續。章帝之孫。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

丙戌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元年

丁亥

永興元年

癸巳

鑄金浮屠。及老子像。禁中供養。

覆以百寶華蓋。帝事之盡敬。

林子曰。崇浮屠老子之像。而不識浮屠老子之心。果何益哉。

延熹二年

己亥

郭泰博學善談論。性明知人。初

遊洛陽。李膺見之。曰。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

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於是名

震京師。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

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吾不知其他。

九年<sup>丙午</sup>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裴楷上書曰。

今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而陛下嗜慾不去。殺伐過理。又艷姬艾女。以極天下之麗。其肥食美。以殫天下之味。柰何欲如佛老子。書奏。尚書承旨。奏楷誣罔。請正楷罪。

林子曰。卽不殺伐。寡嗜慾。遠色節食。去浮屠老子之學。亦已遠矣。要之事浮屠而不知浮屠。事老子而不知老子。事孔子而不知孔子。天下後世。比比皆是也。

時宦官用事。而善風角張成交。通宦官。上書告李膺等。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皆海內人。譽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耻不與焉。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元年<sup>戊申</sup>



二年配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  
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  
相標榜爲是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  
陟爲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  
昱檀敷爲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  
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  
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

詔書輒申黨人之禁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請下州考治上可其奏李膺死范滂亦  
自詣獄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  
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  
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  
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  
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



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之子  
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元年

庚午

建安十二年

丁亥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

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

林子曰。孔明出師表。古今美稱。若木牛流馬。列石疊陣。抑又奇矣。至於論學。則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十六年

辛卯

以劉翊爲陳留太守。翊好長生術。



常從周施。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車敗牛困。翊逢之語。卽推車牛與乘。不告姓名而去。季札意其于翊。翊字翊後還取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嘗爲功曹。時上遷都西京。道路寇阻。翊舉計椽。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惟餘車馬自載。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以馬易棺。脫衣殮之。逢知故。餓困於路。殺駕牛以救其乏。人或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林子曰。世人每以陰德陰惠。惟恐人知。以自徼福報。豈所謂順事而無情哉。後翊竟以急人之困。而自餓死。殆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墨氏之害仁也。

費長房初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岳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昭烈皇帝

名備漢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

章武元年

辛丑

後皇帝

名禪昭烈帝之子在位四十年

建興元年

癸卯

二年

甲辰魏黃初五年

魏陳思王曹植不好黃老。惟

讀佛經。每留連歎玩。以爲至道之宗。

林子曰不知黃老安識牟尼。

延熙三年

庚申吳赤烏三年

吳主聘葛玄以賓禮待

之。玄少失怙恃。生而穎秀。英資振發。性識明



茂常朗誦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太子登  
爲築別室日親訪問玄曰至道之精杳杳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此廣成子答黃帝之妙旨也今殿下位居儲  
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擇  
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時撫育群黎此乃四  
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哉太子稱善。

四年

辛酉吳赤  
烏四年

康居國沙門僧會初至金陵

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召見會因言靈骨

舍利神應無方吳主遂爲之建塔於佛佗里  
林子曰大抵言佛多入於怪遂令佛之法  
不信於天下後世殊不知釋氏之建塔以  
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  
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  
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或曰塔藏  
之義既聞命矣敢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  
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  
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



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闕澤仕吳爲太子太傅。吳主問澤曰。孔老之教。比佛若何。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矣。

林子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天時。是儒者所學之大也。而闕澤乃以釋氏爲先天。而孔老爲後天者。是不惟不知孔老。亦且不知佛矣。

吳魏伯陽性好道術。不耽祿位。嘗擬周易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林子曰。朱子註參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鄒訢。嘗有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



根據古書。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爲之解註。解註之詞。尚多闕疑。而未詳。

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物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林子曰。參同契此言。真足以破萬古之迷矣。至於子時冬至。卦爻斤兩等語。亦皆取譬之詞也。

十二年

己巳魏嘉平元年

魏何晏好莊老之書。與夏

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



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林子曰。何晏附麗大將軍爽。以謀遷太后。專政樹黨。亦競爲清談者。何耶。豈非談清行穢。特以老莊之書而飾其詐爾。

十七年戊甲天竺三藏曇無德齋四分律。至洛。曇諦亦善律學。出戒經一卷。曇摩迦羅見比丘剪髮。未有律儀。遂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此中國受戒之始也。

林子曰。此卽儒者不知主敬存心工夫。而外惟勉強以攝伏其心者同也。六祖曰。但於此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者。乃最上乘之至教也。若律學戒經。徒以求其外。不過小乘法門爾。况步趨堯舜。而心不堯舜。亦未可知也。

景耀四年

辛巳魏景元二年

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

好言莊老。而尚竒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飲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曠。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

銜之。

孫登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嵇康從之。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故及於難。蘭期初居兖州。精修孝行。後遇真人弘康語。



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陳孝道之教。後晉當有許遜者。傳吾孝道之宗。汝當以此授之。

無言乎。登八曰。子熾火也。火主而育。而不三年間。其世圖。然不答。集解。限。謂曰。夫主意。全。我。贊。身。琳。一。好。琴。封。無。惠。慈。慈。慈。集。於。之。

林子

三教會編要畧卷之四

門人 王興 重閣

陳國 樞校正

陸大 游天騏命梓

晉

世祖皇帝 名炎 司馬昭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太始元年 乙酉 吳主孫皓 遍毀神祠 被

及梵宇 遣使召僧會 問佛之善惡 報應 會曰



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旣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略示其迹。佛不止淺言。故示其要。皆以勸人為善也。

林子曰。即無善惡報應之理。然此言亦足以懼齊民而革其非心。亦一助也。且孫皓鑿人目。剥人面皮。所謂周孔之道安在。而曰何用佛教者。似若有以辨佛教之邪。曾留心於周孔之道者。亦可笑矣。

許遜為旌陽縣令。遜少小通疎。與物無忤。不求聞達。朝廷屢加禮命。乃起為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須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摘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親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行。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



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後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羸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故號許家營焉。

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豈其放志縱情。以為高。飡霞飲澗。以為潔哉。昔元黃元吉。有言曰。都僊許真君。曾為蜀郡旌陽縣

令。吳君名猛仕吳為西安縣令。天性至孝。陳

君名勲周君名廣皆世族儒生。甘君名戰乃草澤

布衣。施君名岑初為鄉壯士。弓劍絕倫。彭君

名伉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盱君名烈鍾

離君名嘉皆都僊姊氏之子。黃君名仁實都

僊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修行。之

士也。此外惟有曾君名亨時君名荷從少為黃

冠上士。然皆慕許真君孝道之教而成真

焉。



遜遊丹陽黃堂。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  
孝道。明王之法。授之。自是道法益進。戮蛟斷  
蛇。功濟生靈。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  
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  
勿失。脩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  
餘。容而翕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  
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弟興行。自東晉亂  
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  
閭里宴安。年穀屢登。人無灾厲。至寧康二年。  
不宅上昇而去。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  
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即如世  
人捨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記靈寶  
壇有曰。在天為黃中。在地為烏真。在人為  
丹扃。是中者。天地人之道一而已矣。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為大將。後遇東華  
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  
道歌。其略曰。有如食松并服木。如何脫免死。



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  
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  
為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為玄牝。  
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為方寸。怎得歸  
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為鉛汞。轉與金丹事不  
同。有執神氣為子母。亦隔天僊萬里程。有以  
開頂為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炁為火候。九  
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  
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又做陰靈。  
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  
火為清淨。下稍終又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  
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脩閉息行存想。執定  
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  
黃庭。更有指腎為造化。執定尾間為命根。更  
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姪精。更有仰天  
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為造化。  
斷除五味是脩真。晝夜一食為世用。身體尪



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  
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掀運流珠。想太陰。更有  
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  
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為丹本。陽  
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  
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錄。設壇拜醮。望飛騰。  
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孝惠皇帝

名衷。武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熙元年

庚戌

元康七年。丁巳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  
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案。  
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  
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  
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用虛名。阮咸之子  
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乂。遂辟之。  
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  
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朝



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守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談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林子曰。王戎嘗拔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



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為世準者。何歟。至於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愨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

太安二年癸亥沙門李孝龍。有機辯。講放光般。若人皆崇仰。阮瞻。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有容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矣。

子曰。生於胡而胡服可也。生於中國而胡服不可也。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丁卯

孝愨皇帝名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

建興元年癸酉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在位六年

建武元年丁丑郭璞博學高才。有道術。帝初鎮建鄴。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



璞上疏曰。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後王敦鎮姑熟。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殺之。

向子平。性尚中和。好言黃老。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男女婚嫁既畢。勅斷家事。徧遊五嶽。

太興三年。庚辰楊都瓦官寺竺僧敷。因時人不

諱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敷乃著神無形論以闢之。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之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癸未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咸和元年。丙戌

咸康四年。戊戌。趙建武四年。石虎問佛圖澄曰。朕為

天下主。非殺無以肅清海內。柰何。澄曰。帝王



事佛。惟在體恭心順。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頑無賴。非化所遷。有此罪戾。安得不殺。若為暴虐。害及無辜。雖傾財奉佛。亦無益也。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亦慈悲也。

佛圖澄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石虎所重。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及省視。傲然而臥。意欲殺之。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段干。漢高周黨。

一不應曹氏之辟。皇甫不就。晉世之徵。二四君共嘉其節。激厲貪競。以峻清風。且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無隱士傳乎。虎悅其言。

康皇帝 名岳成 帝之弟 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 癸卯

孝宗穆皇帝 名聃 康帝之子 在位十有七年

永和元年 乙巳

四年 戊申 趙建武十四年 佛圖澄遣人告虎以死期。將

至。虎愴然。即往自慰諭之。澄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修短定數，非所能延。苟業造無損，雖亡若存。而戒律有違，生亦何益。伏願心存佛理，奉法惟恪，宜享休祉，惠及下民。若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數日果卒於葉宮寺。

七年辛亥吳睦少為縣吏，掌局枉尅，法應死，遁入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自首事實，異得改行從善，遂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四十年，後亦得道僊去。

林子曰：孟子所謂惡人齊戒可以事天者，非與。故食既而復，則日月之照臨自若也。惡積而更，則心性之粹然自在也。

哀皇帝 名丕成帝之子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 壬戌

帝奕 字延齡哀帝之弟在位六年

太和元年 丙寅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 辛未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簡文帝之子  
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元年

癸酉

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道安以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遂為定式。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十八年癸巳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嘗著實相論二卷。并維摩經。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宮女十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

林子曰。余所謂先了斯道。後屬綱常者。羅什之謂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余竊善之。若其



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違心破戒。去佛遠矣。或曰。雖柄非權。然則佛氏官乎。林子曰。官矣。而心之寂然禪者。山林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為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為佛事哉。

安皇帝

名德武帝之子  
在位二十二年

隆安元年

丁酉

四年

庚子魏天興三年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

魏主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鍊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林子曰。陶埴有言曰。凡言水銀可以為金丹者。妄人也。言硃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夫試之罪人。既不驗矣。而又訪求不已者。何為也哉。



元興三年<sup>甲辰</sup>桓玄西奔伏誅。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釋慧遠候迎。遠遂稱疾。帝詔賜使勞問。遠報書曰。釋慧遠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自于懷。帝又詔答曰。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相見之期。徒增歎恨而已。

林子曰。釋慧遠不屈已枉見。亦孟子稱疾不朝意也。

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來。遠許之後亦攢眉而去。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肅然心服。嘗求入社。遠以其心雜不許。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



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耻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為靖節先生。林子曰。自祭之文。出於屬纊。而挽歌之作。

序於暇日。陶靖節可謂明於生死之故。而曳杖易簣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湏盡。無復獨多慮。又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又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又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曰。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



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吳澄曰。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余嘗謂東方朔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巖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若文中子謂元亮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豈足以盡淵明哉。

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



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物。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

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子曰。捕魚為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閒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為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



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恭帝

名德文安帝之弟在位二年

元熙元年未

宋

高祖皇帝

姓劉名裕仕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永初元年

庚申

二年醉帝自西伐長安。素籍什僧道名。要見謂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一日勅於瓦棺寺開講。帝與公卿畢集。道謂帝曰。護法弘教。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沙土瓦礫。便為自在天宮。

林子曰。了其性而明其道。則到處便為自在天宮。而此心便為自在菩薩。學佛之徒。能知此意者亦鮮矣。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未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之子在位三十年



元嘉元年甲子

四年。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屬國諸王皆受其戒持。遊闍婆國。帝聞其名。遣使航海往闍婆邀之。問曰。寡人常欲持齊不殺。以身應物。弗獲所願。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苦節。即同凡俗。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民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齊。齊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言。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帝尊為師。命居祇園寺。講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所未聞。闍婆國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吉祥天子。教化種智。安穩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林子曰。余嘗謂釋氏之教。心齊為上。若惠



能匹夫也。亦喫肉邊菜。故苦節非以奉佛。而茹葷不為破戒。

五年戊辰。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

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十二年。魏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凡無暇讀經。因果之說。昧然未究。以卿輩時彥。率皆信敬。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比見顏延之釋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說大明性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溥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去浮淫。無傷弘獎者。尚之對曰。竊謂渡江以來。王導周凱庾亮王濛謝安郗超王坦王恭謝尚戴逵郭文孫綽等。或宰輔冠冕。或人



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皈依。慧遠曰。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切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信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

林子曰。天之廣大。不以醜類而有所遺。海之含弘。不以非種而有所棄。故儒術昌。而偽學得以恣睢焉。浮屠熾。而奸僧得以肆志焉。

十九年

壬午魏太平三年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十二月宋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二十三年

丙戌魏太平七年

崔浩勸魏主盡誅沙門。

毀諸佛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為亂耳。遂悉誅之。

林子曰。二氏者流。每以假權逆謀。悉皆儒流為之。豈其然哉。然二氏之逆謀者少。特權不在。無以為資耳。至於風角張成之變。沙門蓋吳之謀。而曰釋迦老子之罪也可乎。

二十七年

庚寅魏太平十一年

十一月魏主至魯郡。以

太牢祀孔子。

世祖孝武皇帝

名駿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孝建元年

甲午

大明二年戊戌詔曇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何罪而勞卿為懺。宗曰。舜稱予遠汝弼。禹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

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罪業。愚迷僞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義也。後之學佛者。失之矣。

太宗明帝

名或文帝之子。在位七年。

太始元年

乙巳

三年。丁丑。周顒累遷直侍殿省。見帝慘酷。不敢

諫。輒誦罪福因緣之事。帝為少沮。於鍾山

西別立精舍。休沐則歸之。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菘。綠葵紫蓼。蕭子顯戲問菜食何味最嘉。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其標致如是。

林子曰。明帝慘酷為之少沮。休沐山居。不廢政事。稍得釋氏之大意矣。

七年

辛亥

帝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



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

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剗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此肉為藥。奚以怒為。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秦豫元年

壬子魏延興二年

魏顯宗好黃老浮屠之

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林子曰。必其處世而有遺世之心。居富貴而有薄富貴之志者。斯為得之矣。若魏顯



宗豈其人哉

蒼梧王

名昱明帝之子在位五年

元徽元年

癸丑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 在位三年

昇平元年

丁巳

齊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仕宋封齊王 竟代宋在位四年

建元元年

己未

四年

壬戌

帝幸莊嚴寺聽行遠法師講維摩經

公卿畢集帝座稍遠不聞法音中書張緒勸

遠遷座近帝遠不從俄頃帝自遷座近之

世祖武帝

名贖高帝之子 在位十有一年

永明元年

癸亥

二年

甲子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

論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

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

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



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爲難。

林子曰。以因果而奉佛。志則陋矣。富貴貧賤。都是天定。若所謂因果者。有因則有果。爲其事而有其功也。豈特爲去禍取福者言耶。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亦或足以爲審去就而召吉凶者之明訓也。

十年

壬申魏太和十六年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要邑。周公於洛陽。皆命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子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

甲戌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元元年

乙卯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之子在位一年

中興元年

乙辛

梁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禪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

壬午

四年配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

而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

招內後進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

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

州郡立學

林子曰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則國學為

觀容之徒飾明講授而無心身之益則講

授為口耳之贅詞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

菩提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



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若。

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爲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若所謂天雨花者。道人住處。而四時皆春。故也。

十四年

乙未魏延昌四年

初魏肅宗作瑤光寺未就

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八。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耳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林子曰。上世崇佛。以心以性。後世崇佛。以廟以塔。以太后之專朝。又且濁穢。落髮事佛。豈其本心。

十六年丁酉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



宜皆以麩爲之。於是朝野誼譁。以朝廷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

林子曰。以奉佛而廢祭。與紂之昏棄厥肆祀者。同一罪戾也。

詔凡造寺。勅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爲扁。時人稱寺爲蕭寺。

林子曰。釋迦豈蕭氏佛耶。大抵以釋爲姓。與以蕭爲扁者皆非也。殊不知心乃蕭氏之佛。以梁武之誕。自不足以知之矣。

十八年

巴亥魏神龜二年

魏胡太后好事佛。民多絕

戶爲沙門。高陽王友季瑒上言。三千之罪。莫

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絕嗣。豈得輕縱背

禮之情。肆其向法之志。一身親老。棄家絕養。

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

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

南服未靖。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

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

林子曰。以釋迦言之。惟明心性之旨。謂之



鬼教則非也。以學釋迦者言之。惟事妖昏之談。謂之鬼教則是也。賦役既煩。出家自衆。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蓋言非規避之徒。即是習懶之侶也。然學佛雖衆。或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又未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即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袈裟昌而倫續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其見王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  
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普通七年<sub>丙午</sub>天竺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至南海。達磨乃國王之第三子也。初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至南印度。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之。而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

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既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廣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達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馬令南唐書曰。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蘄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蘄超脫耶。而愚孰大焉。

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領悟。達磨知機不契。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林子曰。自迦葉微笑之後。而禪機之說。遂興。大抵佛祖以心傳心。以神感神之微旨也。後世釋門者。流不知佛法之謂何。乃以誕妄不經之言。以鼓世惑俗也。亦可怪矣。至於面壁。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若謂之



九年者。九陽數。乃得陽也。

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侍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林子曰。不郊祀。則非仁人。不廟享。則非孝子。不視朝。則非子民之君。三者無一有焉。乃欲以遊騁之侈心。而邀未來之福報。可謂惑矣。

大通二年。戊申二祖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林子曰。不安心而心自安者。安心之妙義也。若必安心而後心安者。告子之執着也。達磨初居少林寺。為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達磨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慧可忽曰。我已息諸緣。達磨曰。莫成。



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達磨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

大通元年。配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清淨行大捨。以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癸卯。以錢一億萬。祈白三靈。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

林子曰。後世以出離生死之言。遂有捨身事佛之說。殊不知出離生死之旨。蓋言不死者心。而以心為大。終歸於盡者身。而以身為輕也。

魏胡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



自落髮。

林子曰。魏太后落髮。梁武帝捨身。蓋不知釋氏宗旨。而誕妄一至於此。至令天下後世耻言佛。亦無足怪矣。然此豈特帝王之醜。亦非佛教之福也。

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等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達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鮮。如慶喜見阿閼佛。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

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授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林子曰。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  
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耶。林子曰。  
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  
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  
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  
雖風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  
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  
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  
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  
之陳辭。故紙者。惑矣。故守章句者。迂儒也。  
誦佛經者。鄙僧也。

五年

癸丑

二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

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  
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  
述制儀。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  
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  
衛宿直復數萬人。天監初。誌公自持麈尾扇。



及鐵錫杖奉上帝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啟請止許七日諸僧讚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乃終于三七日解講之晨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布施及六經所捨六百餘萬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捨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中大同元年丙寅三月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惠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林子曰梁武帝乃盜篡者流欲以建寺齋僧以求福利竟困於侯景者亦釋氏所云報應之常也捨身一事豈其情哉至於贖錢百萬許請還宮則武帝之情見矣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武帝之子在位二年

大寶元年庚午帝登重雲殿侯景與帝禮佛誓曰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

林子曰豈意西方聖人之教乃為奸雄之徒竊之以生亂哉侯景蓋有所挾而要盟也簡文帝能無從乎。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武帝之子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壬申

二年醜梁主營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入寇梁主帥眾會之因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敬帝名方智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乙亥齊天保六年八月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勅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陳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仕梁封為王竟代梁在位三年

永定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世祖文帝名蒨始興王之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庚辰二祖慧可自少林托化西歸博

求法嗣。三祖僧璨率來投禮。而問慧可曰。弟

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

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慧可曰。與汝懺

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

僧。未審何名佛法。慧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

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

林子曰。不懺罪而罪自懺者。事心之功大

也。或問事心懺罪之旨。林子曰。心譬之日

也。罪譬之霾也。故心明而罪消。日出而霾

滅。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之子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丁亥



高宗皇帝

名頊始興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大建元年北

九年

丁酉周建德六年

周武帝既滅齊據鄴都集僧

道宣廢教之旨法師慧遠出而對曰陛下既統臨大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真佛無像誠如綸音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真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真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真佛帝無答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

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答又曰若以泥塑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旨遣僧反服以崇孝養遠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辭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爲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趨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



但云僧等且還。乃勅左右引退。不懌而罷。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林子曰。嗟乎。嗟乎。慧遠其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否耶。襲佛流之敕。犯不孝之名。釋迦之道不著。其菽一至於此。豈不惜哉。或曰。釋迦惡得無罪。林子曰。木槲之歌。短喪之請。豈孔子之過哉。

周武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乃欲廢佛存道。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

其優劣。道士張賓預飾詭辭。竟為沙門智炫所屈。帝怒。勅賓下座。帝自升座。言曰。釋迦納妻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此主不淨也。又經律中許僧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也。又曰。僧道罪過。好行淫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迭相攻伐。朕意將除之。智炫曰。僧衆造罪。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而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可以子逆臣叛。而遂空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



空佛法正傳。豈得以僧尼犯罪而廢。帝愕然。智炫又曰。陛下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周武生庶帝變色罷朝。群臣衆僧皆為炫懼。炫曰。就戮如歸。有何可懼。數日下詔。俱廢二教。

林子曰。多羅暎羅。釋氏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如素也審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以善方便。化已眷屬。合入菩薩。智令生熟解脫。雖與同止。心

無所著。又曰。佛子菩薩摩訶薩。不離慾界。入色界。無色界。無禪定解脫。及諸三昧。決疑論云。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法。染而愛之。是凡夫法。維摩詰經云。有長者名維摩詰。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云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脩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好相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由



此觀之。淨而不薄者。心不淨也。不淨而淨者。心淨也。後之學佛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亦未矣。

長城公名叔寶高宗之弟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癸卯

三年乙巳隋開皇五年隋主受菩薩戒乃下詔曰。菩

薩之戒。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為始。今囹圄幽暗。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令原放。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隋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初封隋王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

仁壽三年。煇王通奏太平十二策。通少有四方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璜。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至是西遊長安。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不售而歸。



教授河汾。受業者千餘人。嘗續詩書。修元經。讚易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牧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林子曰。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作乎。又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不續乎。又曰。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自負之重也如此。劉炫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文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文中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文中子之學。蓋知本矣。其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蓋有志於復三代之治矣。

煬皇帝

名廣文帝之子  
在位十有三年



大業元年

丑乙

二年。炳有沙彌道信。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林子曰。外能不縛於慾。內能不縛於法。即所謂內外兩忘也。

四年。戊辰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

林子曰。既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強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馬既生。即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



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  
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  
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  
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  
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五年<sub>已</sub>。先是大業初。下令僧道有所啓請。先  
須致敬。然後盡禮。此令僧竟不奉行。勅云。條  
式又行。因何不拜。道流聞命。即拜沙門明瞻。  
以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  
致拜。瞻曰。宋武狂昧。而不拜。便有嚴誅。陛下  
有道。而不拜。不懼顯戮。後帝至西郊。顧謂蘇  
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有人焉。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在位二年

義寧九年

丁丑



秦皇氏平

恭帝

恭帝 恭帝 恭帝

有所啓請

風曰。知諸京。相無曾。非而。波中。百入。馬。  
休。能。而。不。拜。不。對。願。楚。帝。至。西。波。願。請。和。  
姪。孫。樂。曰。宋。友。玉。和。而。不。拜。對。亦。願。精。對。下。



